



練是這樣過生日的

二個領導組長的傳奇

【遠社雜誌 東京特派記者 11月25日電】

現任登山社前組長王、小區，原訂於11月24日前往率領... 王、小區... 11月21日，晚上約8:30左右，小區騎車載一龐然大物...

自此小區這本帳，何所有登山人皆以，雙脚是... 大家因產後樣真是“家門不幸”

冬令急救

事情發生在今天早上12月5日

林酒... 把裝滿打蛋好且上... 趕緊回頭尋找...

除了睡袋... 今晚怎麼睡... 慢慢再如何度過?

點捐 300 - 睡袋 60 - 小馬捐 1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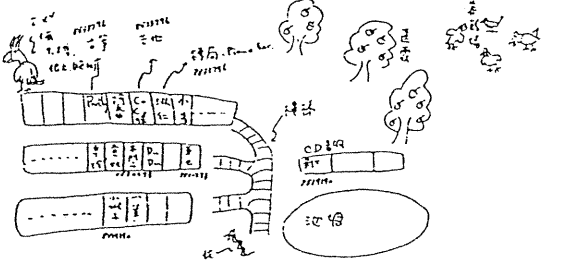


借人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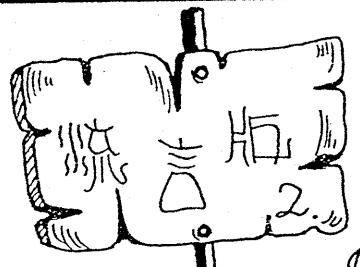
老大... 瑞明小屋

瑞明鏢局開張啦!

近日 C.C. 羅 & 泓仁 新居落成... 瑞明鏢局... 8833796



瑞明... 訂位表: 瑞區款 - 5 NT 2-... 1993.2.2.



Advertisement for '瑞明營造公司' (Ruiming Construction Co.) featuring a diagram of a construction site and text describing their servic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第二天早上醒來，竟然已經天亮了，四個人加快盥洗的腳步，很快的來到活江溪口。

雖名為溪口，但實際上只是一條流入海洋的小小的溝渠，而且幾乎乾涸见底，兩岸則是一片砂質軟泥，零星散布著紅樹林，這裡是鸚鵡科鳥類的天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期待已久的斑翡翠，牠是金門常見的留鳥，但是在台灣則從未出現過。有著一副誇張的大嘴與黑白相間的羽色，採用如同直升機般的空中定點方式尋找目標，找到獵物後，就像子彈般的射入水裡，往往可以見到牠嘴巴咬著小魚飛離水面。我們第一次見到牠，雖然距離遙遠，但還是很仔細的欣賞了一番。接著，磯鷗、中杓鷗、青足鷗、赤足鷗、翻石鷗、黑腹濱鷗、小環頸鴉等一般台灣常見的鳥兒出現，一時開始熱鬧起來。遠方的天空，出現一些黑點，由遠而近，漸漸的，形成一條、兩條直線，仔細一看，原來是鷓鴣，牠們一隻接著一隻，慢慢的飛過天際，並且逐漸遠離，一共接近六十隻，算是今晨賞鳥的一道大餐。接著，鳥況趨於平靜，便四處尋找鳥影。在一處路旁，我們停下腳步，因為眼前出現一隻相當怪異的鳥，那是某種

原始人 之二

闖入現代時光的原始人接著展開了高度文明的驚險之旅。經過了臭水溝的教訓，他已恍然大悟：「原來地上流動的水都不能喝呀！」但是還沒解決飲水問題，於是往前邁步。頭才剛探出巷口，就看到了一幅景象——一個人從一個大箱子裡拿出一個罐子，隨手就暢飲起來。原始人好生驚奇，待那人走遠之後，他撿起丟棄在路旁的罐子，也隨手一倒，「噫！怎麼沒喝到東西！」，於是伸手在那大箱子裡掏了半天，心想：「奇怪！沒有東西可以喝呀？這地方真奇怪！地上的水不能喝，而這箱子卻會生水來？」原來，那不過是個自動販賣機罷了。

白癡

翡翠，翻閱日本圖鑑（台灣圖鑑沒有相似的鳥），只有一隻在琉球附近出現的 Miyako Kingfisher 和牠長得比較像，真是令人興奮不已。只是，再三端詳之後，有些特徵不太一樣，只好暫時擱置，將牠當作一般的蒼翡翠（事後回到台灣，向人請教之後才知道，那 Miyako Kingfisher 早已絕種，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金門，要是我們不明就裡的把牠誤認為 Miyako Kingfisher，那可真會造成天大的笑話）。接著，長得很典型的蒼翡翠出現了，看過牠的人一定會被牠鮮豔亮麗的外表所吸引。牠也是金門才容易見到，台灣則要許久許久才會出現一次。背部的金屬綠與頭部鮮紅的大嘴呈現強烈的對比，加上身體胸前大片白斑與其他部位的棕色羽毛，形成一種搶眼的搭配，大家齊為這大自然巧妙的配色而讚嘆。欣賞完蒼翡翠，接著出現戴勝，有別於蒼翡翠多色的組合，戴勝身上只有黃黑兩色，卻用複雜美麗的斑紋裝飾得十分調和。牠在台灣是稀有的過境鳥，每年只有在三月才比較能夠見到。而在金門，則是常見的留鳥，對我們而言，能夠這麼快見到，有股莫名的興奮。一下子出現這麼多鳥，

有點忙不過來，不曉得要先看哪一隻才是。

紅隼，構成藍天上律動的景象。

經有不少鳥兒上網，並且喪命其間。檢視其中，大部份都是麻雀，有幾隻白頭翁和一隻虎皮鸚鵡、栗喉蜂虎。栗喉蜂虎是金門的夏候鳥，牠們夏天來到金門繁殖，秋冬就往南飛返故居避冬，想不到卻不幸上綱，客死異鄉，我想，牠一定沒有想到會遇上這樣的事。雖然牠只不過是遠方來的過客，卻在這裡成了異鄉的遊魂。

在慈湖兩邊的淺水塘裡，我們找到剛剛路上所遠望的鴨群。大部份均為小水鴨，次之為花嘴鴨、尖尾鴨、赤頸鴨，琵琶鴨，這些來金門過冬的候鳥，大部份都換上冬天的羽色，呈現樸素的外表。隨時保持高度的警戒心，只要一感到有任何異樣，立刻起飛，毫不猶豫。我們只能遠觀，絲毫不得接近。

來到慈湖，主要是為了那罕見的冠鵲而來，這種喜歡潛水的鳥，一定要有足夠大的水域才肯停息，頭部顯著的冠羽，加上銀白的體色，構成優雅的線條，果然，我們並未失望，在遠方的湖泊中央，出現一對冠鵲，正悠哉的游著。岸邊，則有成群的鷓鴣和大小白鷺、蒼鷺與小水鴨、花嘴鴨。天空，此時出現期待已久的猛禽。那是鷲，伴隨著奇特的長音叫聲，從天中一次次傳到地面，可以感受到一股淒涼的氣氛。一共三隻鷲，在空中盤旋著，忽高忽低，加上一隻

往海岸望去，一群十八隻裡海燕鷗停棲在潮間帶，旁邊有幾隻鳳頭燕鷗陪伴著。兩邊，一下子飛來一群約三百隻黑腹濱鷗，又是一幅壯麗的景觀。黑腹濱鷗喜歡群居，一起覓食，一起飛翔，每隻之間的距離很小，飛翔時總是動作一致，一會兒向左轉，一會兒向右轉，又因為背部與腹部羽色呈現對比，在轉彎時，遠望就像一團在天空裡的黑（白）球突然轉為白（黑）球，是賞鳥人所津津樂道的，也是許多所接觸的第一次鳥的感動。

處理完鳥網，趕回金城，用罷午餐，我們很快的來到了水頭。這裡是往小金門的碼頭，也是唯一的通路。可容納五十人以上的渡輪行約十五分鐘後就抵達對岸，那是一個和金門一樣充滿樹的世界。碼頭上可見軍方的運補作業正進行著，兩噸半的軍用卡車停在碼頭旁，身著草綠上衣的阿兵哥正努力的把補給品送上卡車，引擎加油聲不斷的傳來，好一幅忙碌的景象。這裡的一切都仰賴金門方面的供給，可說是離島中的離島。

同樣的租了兩輛機車，沿著環島道路前往凌水湖，那兒是由四個接近沼澤形態的淺水湖所構成的賞鳥據點。我們的目標放在黑頭翡翠上。只是，天不從人願，黑頭翡翠並未出現，倒是不怕人的戴勝吸引了我們的眼光。牠們距離我們很近，幾乎不到兩公尺，讓我們

可以很仔細的看個清楚。而且一隻接著一隻，此起彼落。欣賞牠們飛翔時輕柔的身影，讓

我很想化身為鳥。十（待續）

### ◎來自酋長西雅圖的訊息

#### 飛鷹兄弟、天空姐妹

你如何能購買天空？酋長西雅圖如此開端！你如何能擁有雨水與風？

我的母親告訴我，

這大地的每一部分，對我們族人都很神聖。

每一根松針，每一片沙灘，

每一陣幽暗林中的霧氣，

每一片草地，以及每一隻嗡嗡響的昆蟲，

在我們族人的忠懷中全都都很神聖。

我的父親對我如是說……

雪溶後，花香流過溪卡拉罕溪，蒼鬱的樹林便轟擁藍天，心緒則是氾濫的河殤，雲流的自放于山澗溪壑之間——是年，我大三，因為美，而決意追求另一種單純的心靈境界！

那是一隻鉛色水鴨，在喬木亭亭、秋雲似水溪澗上跳躍來去，Pretty 指著圖鑑微笑的說：鉛色水鴨！它有個圓滾而滑稽的身軀，棲息于一顆灰色的大石上，尾羽則不停的晃動，羽翼的顏色是樸直簡單的灰白；典型的溪鳥特徵：揚于水之濱，綠竹漪漪，綠竹青青；看著看著，只是楞楞的發癡了……

隨後我又認識了紅山椒鳥、冠羽畫眉、紫嘯鸚、綠繡眼；等常見中低海拔的鳥種。如果你的視覺夠敏銳，那麼你必驚異于攤在地面的枯槁黃葉如何能在你腳步靠近時，刷！潑利一聲的振翼而起——紅山椒鳥老愛玩的一種把戲；如果你的心思夠慎密，你必驚艷于造物主的奇妙安排，它放了一頂怒髮沖冠、造型奇特的頭盔于冠羽畫眉的頂上，讓人老想起：在那遙遠深邃的非洲叢林裏，土著們低沉沙啞的隆隆鼓聲；還有！還有！如果你聽覺夠靈敏，當行步于花叢低放、水聲潺潺的溪流時，你必常聽到一種類似煞車時發出——P——P——P——的叫聲，那麼，不用懷疑，這是藍得人不敢正視，紫嘯鸚巡視它疆界時發出的聲響！

我知悉那奔流在樹木裏的樹液，如同知悉淌在我脈管的血液。

我們是大地的一部分，它也是我們的一部分，

芳香的花朵是我們的姐妹，

熊、鹿、巨鷹——這些是我們的兄弟。

崎嶇的山嶺、草地，

野馬——全屬于同一個族系。

我祖父的聲音對我如是說……

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鴻雁來，菊有黃華……家鄉的田，在晚秋立冬時，便一畦畦的綻了滿眼的黃。徜徉其間，見灰頭紅尾伯勞倚佇花間，淺醉閒眠，似那老僧入定，管它世華貪嗔癡怒！折了一枝油菜花，踩著噦噦噦噦做響的單車，心情是返樸歸真的空明——鳥看多了，人也成了不折不扣的“鳥人”啦！

看劉燕明拍攝一系列生態紀錄片，看劉克襄寫的一系列自然叢書，再看鳥會的人在關渡進行的繫放、解說活動，其實我們不該對這生了梅毒的母親——台灣，感到絕望的。只要你少使用一個塑膠袋、一個保麗龍盒，珍惜每一項使用的資源；因“不忍”之心，而擴及對生命的尊重與大愛，那麼擁有個綠色資源的視野空間不會是項奢望！

康拉德·勞倫茲（“雁鵝與勞倫茲”的作者）說了一句有趣的話：對科學家最大的恭維莫過於對他說：「哎呀！我怎麼沒看見？」自然界有許多東西都是大眾熟悉的，許多現象千古以來就明擺在那，只不過一般人都看不出其中關聯和內涵深義罷了！

給我第一口氣的風也接納我最後的嘆息，你必須隔開土地以及空氣，保持其神聖。

使人得以前去那裏品嚐——

被草原花朵薰得香甜的風，

當最後一個紅人以及女人連同他們的原野一道消逝，

是否離岸與森林仍將安在？

我的祖父對我說：這是我們所知曉——

大地不屬于我們，我們屬于大地。

有沒有辦法，剪來一塊織就的雨季，黏貼在我老缺水的窗扉？有沒有辦法，招來一潮潤濕的春水，澆灌我底瀕臨枯死的向日葵？

畢竟我是幸運的，一隻隻的白頭翁、紅嘴黑鸛、大冠鷲；等輪流造訪，帶來了絕佳的視覺景觀。風過時，滿山的蓮霧樹、楊桃樹、李樹，便連袂的奏著 Dvorak（德弗札克）的作品，秋天的雲就如春天的樹老愛將整個天空撐得滿滿的！

教導你的孩子你曾被教導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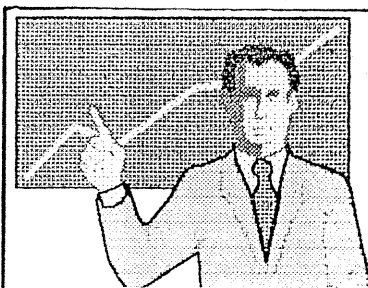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凡降臨大地者，也會降臨大地所有的子女，

聽聽我的聲音，聽聽我祖父的聲音，

酋長西雅圖如是說……

七股的黑面琵鷺，金山的禿鼻鴉，淡水的澤鶯，陽明山的筒鳥，植物園的珠頸斑鳩……我是誰？我？我不過是擁懷天地，飛鷹的兄弟，天空的姐妹罷了！十



# 山難問題與經濟分析

鴻駿

數月前，師範大學的數位登山同學於宜蘭的棧山山區因某些不明原因而迷失受困於山上，經過數天的搜尋，終於在南勢溪上游脫險。然而在此慶幸之餘，我們是否應該好好仔細思考此類似事件為何一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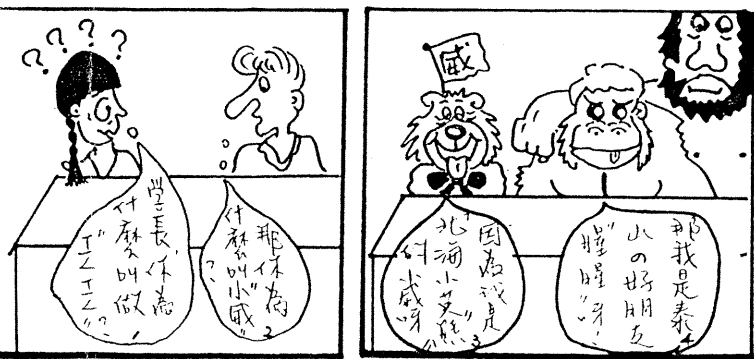
天、訪友、以及登山等也都可以達到滿足欲望的目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每一個人所產生的任何行為都是在追求自己「欲望」的滿足，進而使「效用」達到極大，而欲望的滿足卻不一定單單只來自於對有形商品的消費。相對的，如無形的：聽音樂、聊

在現今自由的社會中，人人有自由選擇嗜好的權利，但是，這其中卻牽涉到經濟學中「外部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你、我、他的某些自由行為，不但會影響自我本身，而且尚會影響到別人。如果這影響是正面的，即所謂有「正的外部性」，則基於「多多益善」的考量下，當然是影響越大越好了。相反的，若產生的影響是「負的外部性」，則會因而造成一連串損人卻不一定利己

問題，而登山行為為下所產生的山難的問題，就是屬於後者。就登山者本身而言，登山可以調劑身心，可以鍛鍊體魄，可以臨虛御空產生一種莫名的快感，可以吸收新鮮空氣……這些好處都能增加個人的欲望滿足，而且只能及於登山者本身，旁人卻無法分享，當登山活動發生，登山者借由行為而增加了滿足，但是一旦在登山活中產生了山難，則損人卻不一定利己的「負外部性」就因此而產生了。首先，登山者的親朋好友一定會因此而焦慮不安，再者如果登山者是學校的學生，那也會波及學校的管理師長，然而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以上種種問題應算是小事，而最重要的是——會因而產生龐大的搜救成本。

山難所產生龐大的有形、無形之搜救成本，到底應由什麼人來負擔呢？就經濟學中的「公平性」而言，發生山難所產生的成本應由登山者支付，這也是一種「使用者（受益者）付費」的觀念。如此的作法，除了使事件之後所產生的額外成本有合理的支付者外，尚能產生事前警惕的防範效果，如此之下山難發生的機率和次數也得以減低。再者就「效率」而言，雖然山難的發生可能會增加「新聞媒體」的報導題材，但就總體經濟而言，山難卻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物人力進行搜救行動，而其中的人力和物力非原本即用來處理山難事件之人和物，因此亦會使得總體經濟的「效率」而下降。



## 原始人之三

白癡

原始人左思右想：「真懷念我的家鄉。在這裡，地上的水到處都不能喝，也採不到野果充飢，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啊！每個人身上穿著奇怪的『獸皮』，女人的臉更是恐怖，嘴唇紅腫，想必火氣太大，眼臉發黑，大熱天裡臉頰也像是被凍傷一樣，紅冬冬地，怪可怕地！」他愈想愈頹喪，不知不覺來到了河岸邊，望著沒有一條魚的河水、絕望地掉下眼淚，跪地痛哭。膝蓋才一著地，不只是痛哭，更夾雜著淒慘的哀號聲！這會兒不是傷心欲絕，而是一根鐵釘刺穿了皮肉。原始人抱著膝蓋大叫，劇痛之餘，赫然發現遍地是些奇形怪狀的物品。突然高興了起來，滿地抓扒，冀望能有食物可吃。扒呀扒呀，眼淚又不禁奪眶而出：「這地方遍地是我不能吃的東西，難道這裡的人都吃這些東西？」，原始人絕望至極，抱頭大哭：哭……哭……一直哭……哭累了……也睡著了……

## 原始人之四

白癡

時至今日，原始人來到這不屬於他的世界已五年了，他漸漸地了解到，他提早看到了「他的世界」的未來；他也了解到，這些就是文明產物，在他面前的來往人群都可能是他的子孫，但是，原始人快樂不起來。他開始懂得一種叫做「錢」的東西，很好用，可以換東西吃、換水喝。他也知道，在天橋上或地下道旁跪地求乞就能得到這種東西。原始人說著自己時代的語言——伊丫伊丫；換來的是一陣竊笑或同情的眼神。也漸漸地，原始人開始對這種「高科技」上癮了；漸漸地，他忘了如何鑽木取火、忘了如何在野地裡覓食維生；漸漸地，視吃鐵罐裡的食物，喝塑膠罐裡的水，呼吸著污濁的空氣為理所當然。原始人上癮了，真的上癮了，已根深蒂固了，忘了從前……忘了過去……也忘了自己是個原始人……

